

上海昆剧团面向业余人士的“Follow Me 昆曲跟我学”项目，一转眼开展了有十年了。在一个庆典活动上，都市白领们、尚在小学学龄的小朋友们，一个个扮起了《牡丹亭》里的杜丽娘、《玉簪记》里的潘必正……举手投足间，还真有点像模像样。

我也是学员之一。自从 2015 年初秋九月的一天走进绍兴路 7 号的小院，以“素人”身份学习这一古老剧种的“唱”与“做”，三个学期，几轮寒暑，从《牡丹亭·游园》的皂罗袍、好姐姐，学到《长生殿·小宴》的泣颜回。亲身体验了大家闺秀杜丽娘“良辰美景奈何天”的感叹，和大唐贵妃杨玉环“花繁艳浓想容颜”的妩媚万千，真真应了那句：“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其实，对于中文出身的我来说，昆曲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剧种。且不说专业课上的相关知识，临近大学毕业前夕，正逢白先勇先生来北大讲他的青春版《牡丹亭》。那时候的昆曲，知晓度远不如现在，白先勇作为贵胄之后振臂一呼来做复兴昆曲的大业，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依然值得钦佩。

然而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还记得作为零基础学员去上基础班第一课，简单的练声就让人差点萌生退意。咱好歹也参加过合唱团，去唱卡拉 OK 也姑且算“麦霸”，可昆曲唱腔的发声位置非常微妙，着实难以把握。特别是学员当着老师的面，逐个单独练习发声时，全场毕静，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儿……

脚下基本功台步和圆场，更是真功夫。不练不知道，原来舞台上演员行云流水的步伐“曹衣出水，吴带当风”，背后都是扎实脚底功夫。特别是“圆场”步，看老师走，那便是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我们一上场，个个似乎都不会走路了……

好在，所有基本功的特点，都是简单、易重复，只要勤加练习，便自有回报。渐渐的，无论是气息、音高、音质还是走圆场，都比一开始好了很多。有几次走进昆剧团绿意葱茏的小院，听到楼上练功房里的同学们在咿咿呀呀地练声，瞬间仿佛穿越回古代，在庭院里，一群正值妙龄的伶人少女正在唱戏——我始终认为，关于审美、关于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记忆，是珍贵的。

如今再回想十多年前白先勇的那场讲座，它仿佛是为多年后我学习昆曲埋下了一个长长的伏笔。也许就像《一代宗师》里那句“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有些情缘犹如种子般种在那里，到了适当的时候，自会萌芽生长，直至枝繁叶茂。

一个老套故事，似乎每次听都会感动。男孩宠女孩，那时，他们都年轻，不懂世事维艰。每次吃鱼，男孩必先吧鱼眼剔出来，盛小碗里，递给女孩。鱼眼，倒不见得多好吃，但这是女孩在男孩面前独有的一份宠爱啊！谁会不要呢？可惜，女孩不甘平凡，最终俩人分了手。过些年，男孩成家，买房养家。女孩呢，事业有成，唯爱情荒芜。一个，在曾经的小城两人遇着。她应邀去那个本属于她的房间里吃饭。他的妻子做了条鱼。他张罗着让她吃鱼，撩起一块细白的鱼肉放到她的碟子里。鱼眼，给了他的妻子。这么多年无论多苦多累都没有掉过眼泪的她，忽然就哭了。男人尴尬地坐在那。他的妻以为招待不周，忙忙致歉。这个故事，叫鱼眼里的爱。

还有一个故事，听了心酸。多年前，她去探望一个穷亲戚。谈了两个小时的，赶在中午以前她要离去。老妇人不舍，抵死要留吃鱼。但环境萧然，哪有饭可吃？不得已，老妇人说：“这么远来，不吃饭就走，怎么行？我到巷口买包子……”忽然她的儿子回过头来，愤然大骂，哼，包子！人家会吃你的包子！？老妇人先前因为待客盛情，一时忘了那份自卑感，此刻给儿子一吼，全身不安又惭愧，仿佛说错过做错事似的。“下次吧！”她尴尬地打圆场。“你看，第一次来，什么都没吃，就要走……”老妇人抓住她的手，老泪泪满一脸。她一面拍着老妇人的背，一面保证：“会再来的。会的会的……”今天有事要走，下次来，我们去吃包子，一定吃你这包子了。然而，有些事，是没有下次了。老人撒手而去。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是作家张晓风。她说，如果，有一天，你在某个巷落里，遇见一个远方女子，手里拿着一团热腾腾的包子，一面流泪，一面咀嚼，那人，就是我。

有些故事，简单，但听起来也会让你生出感叹。好友小梁曾经跟我说起过他的童年：“二十年前我还小，每次从澡堂出来都热得一身汗，我爸就会买两瓶汽水。起开瓶盖都会看有没有‘再来一瓶’，中了我们就特别开心。后来我每次喝饮料，都会习惯性地看一下瓶盖。”他继而感叹：“时代发展太快，很多饮料兑奖也都换成了二维码。但这个习惯我却一直保持着，就像我爸受我爷爷影响，喝酒时也喜欢吃松花蛋一样。”

有些记忆，别人不懂，只有你懂。有些印记，即使过了时，也不会老去。

近日读到郁达夫长女郁黎民大姐的文章《我花了一生去原谅父亲郁达夫》，不禁勾起了我对郁达夫和他第二位夫人王映霞的回忆。

家父钱潮 1914 年去日本留学，考进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同班同学中有两位后来成为大文豪，那就是郭沫若和郁达夫。郭沫若长家父 3 岁，他俩一起于 1922 年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可是郭沫若由于重听而不能行医，只好改行去搞文学，但他回国后仍与家父长期往来，直至晚年。郁达夫与家父同年，是不拘小节的才子，爱饮酒吟诗，读书不甚勤奋，读了一年医科感到太枯燥，就转到文科去了。父亲在 80 年前的笔记中写道：“达夫人甚聪明，擅长外语，对中国古文和诗词亦有根底。爱饮酒。在校时，常独自携酒逛公园，一面朗诵诗歌。”

父亲毕业后在日本当了 3 年住院医师，于 1925 年回杭州行医，兼任浙医教授。这时郁达夫早已回国，颇有文名，正在上海与郭沫若等人积极从事创造社的活动。1927 年初他偶然遇到了从杭州来沪的王映霞，惊为天人，立即展开

到现在一学期 16 个班、近 200 名学员、基础班报名也很紧俏，上昆的“Follow Me”堪称传统艺术推广普及的一个典范。难得的是，所有教师都是从“昆三班”到“昆五班”的专业演员，他们并没有因为教学对象是非专业人士，而在唱功和做功的要求上有丝毫松懈；更难得的是，上昆每学期还会特别“慷慨”地给每个班的一名优秀学员提供一次汇报演出上的“彩扮”机会，和专业演员一样彩扮、全套行头，圆了不少人的昆曲表演梦。

当水磨昆腔慢慢融入我们的生活，便成全了平凡人的“戏梦人生”。

钱绍昌

到杭州来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获得王美人的芳心，结为夫妇。1934 年他俩移居杭州。抗战开始前我们全家住在杭州，郁达夫和王映霞常来我家做客，我们兄弟称王为王干娘（杭州话为姨妈之意）。王干娘双眼大大的，确实妩媚动人。

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任副刊编辑，携全家去新加坡。1939 年郁达夫轻信一些关于王映霞的流言蜚语，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毁家诗记》十余首，对王极尽诋毁之能事。王忍无可忍，决定与郁离婚，于 1940 年离开新加坡去重庆。我父亲说：“王映霞是个正派女人，郁达夫这样做是不对的。”为此事郭沫若也批评了他。抗战胜利前夕，郁达夫不幸在印尼为日寇所杀害，成为烈

士。当时父亲作诗悼念他：“同年同学亦同乡，文学诗赋更擅长。不幸中年遭毒手，身亡家破剩文章。”1942 年王映霞在重庆跟实业家钟贤道结婚，在当地引起轰动，因为那时王映霞已经是一个明星一样的人物。钟与王相处近 40 载，伉俪情深，育有一子一女。抗战胜利后他们全家搬来上海，是我家的常客。

1994 年我父亲去世，87 岁高龄的王映霞坐着轮椅由人推着来参加我父亲的追悼会，故人情谊深。后来王干娘活到了 94 岁的高寿。

1982 年 3 月 11 日，香港文汇报发表郁达夫佚诗《1915 年 7 月 25 日寄钱潮》：

海天云树久离居，青鸟西来绝简书。旧雨无踪今雨查，新人如王故人疏。怀旧半为西湖景，惜别非关北里间。何日吴山重立马，荷开并蒂玉渠渠。

作此时诗郁与家父为东京第一高等预备学校同班同学，尚不满 19 岁。能写出如此文采横溢之诗篇，足见其文学天赋。为了此诗，许多报刊来找父亲，询问诗背后的故事，但父亲那时已 87 岁，完全记不起一个甲子前的事了。

金妮与老厨娘（油画） 乔治·斯卡尔科

追求。其实那时郁达夫在老家浙江富阳早已有妻室，并且已生了 3 个孩子。郁达夫比王映霞大 12 岁，开始时王并没有答应他的追求，回杭州去了。谁知郁达夫却穷追不舍，一封封求爱信不断，后来干脆追

忆起郁达夫和王映霞

钱绍昌

到杭州来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获得王美人的芳心，结为夫妇。1934 年他俩移居杭州。抗战开始前我们全家住在杭州，郁达夫和王映霞常来我家做客，我们兄弟称王为王干娘（杭州话为姨妈之意）。王干娘双眼大大的，确实妩媚动人。

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任副刊编辑，携全家去新加坡。1939 年郁达夫轻信一些关于王映霞的流言蜚语，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毁家诗记》十余首，对王极尽诋毁之能事。王忍无可忍，决定与郁离婚，于 1940 年离开新加坡去重庆。我父亲说：“王映霞是个正派女人，郁达夫这样做是不对的。”为此事郭沫若也批评了他。抗战胜利前夕，郁达夫不幸在印尼为日寇所杀害，成为烈

士。当时父亲作诗悼念他：“同年同学亦同乡，文学诗赋更擅长。不幸中年遭毒手，身亡家破剩文章。”1942 年王映霞在重庆跟实业家钟贤道结婚，在当地引起轰动，因为那时王映霞已经是一个明星一样的人物。钟与王相处近 40 载，伉俪情深，育有一子一女。抗战胜利后他们全家搬来上海，是我家的常客。

1994 年我父亲去世，87 岁高龄的王映霞坐着轮椅由人推着来参加我父亲的追悼会，故人情谊深。后来王干娘活到了 94 岁的高寿。

1982 年 3 月 11 日，香港文汇报发表郁达夫佚诗《1915 年 7 月 25 日寄钱潮》：

海天云树久离居，青鸟西来绝简书。旧雨无踪今雨查，新人如王故人疏。怀旧半为西湖景，惜别非关北里间。何日吴山重立马，荷开并蒂玉渠渠。

作此时诗郁与家父为东京第一高等预备学校同班同学，尚不满 19 岁。能写出如此文采横溢之诗篇，足见其文学天赋。为了此诗，许多报刊来找父亲，询问诗背后的故事，但父亲那时已 87 岁，完全记不起一个甲子前的事了。

金妮与老厨娘（油画） 乔治·斯卡尔科

中我也这么做了。比如，由我编导的《花》和《叶子》两部生物科教片，如果仍然是“循规蹈矩”，用“填鸭式”和“满堂灌”的表现形式来传播知识，肯定“索然寡味”。而我是以抒情的“科学散文”的形式将科学和艺术通过电影手段完美地结合起来。让观众边看边听边想，给人创造一个思索的空间。上

几年寒窗攻读电影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科教电影厂，工作没两年我就被吸收为上海电影家协会的一名会员。顿时，让我有一种又回到自己“家”的感觉。而这个“家”，有很多前辈，大师名流明星云集，恰似几代同堂的“大宅门”。而我从事的是科教片，当时被有些人认为是“小片种”。我的不少亲朋好友为我的未来踌躇与担心，从事“枯燥的小片种”，怎能走出一个“广阔的新天地”？为我叹息：“投错了娘胎走错了门”！然而，结果究竟如何呢？

当时，由于我毕竟有了“家”，科影厂和影协就是我从从事科教电影事业开始起步与腾飞的坚实基础，成为我艺术生命的摇篮。在这个大家族里，我决心以前辈和大师们为师，艺术探索追求不止，传承大师风骨，重任勇于担当。创作上大胆地破除陈规陋习，进行“突围”作破冰之旅，把科学与艺术紧密结合。我曾在电影家协会多次主持的创作座谈会上反复呐喊：“我爱艺术，我爱科学，我坚信：科学和艺术在银幕上不仅可以亲密牵手，而且可以热情拥抱而融为一体。”我的呐喊，立马得到了大家族前辈们的普遍认可和支持！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我不仅这么说了，在创作实践

中我也这么做了。比如，由我编导的《花》和《叶子》两部生物科教片，如果仍然是“循规蹈矩”，用“填鸭式”和“满堂灌”的表现形式来传播知识，肯定“索然寡味”。而我是以抒情的“科学散文”的形式将科学和艺术通过电影手段完美地结合起来。让观众边看边听边想，给人创造一个思索的空间。上

海影协这个大家族的前辈和同行们异口同声的评说：“这是一首首田园交响曲，是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是一篇篇抒情的科学散文诗！”大家族的成员们就这样不断地在为我鼓气，给了我更大的信心与力量。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我相继拍摄了《防疫与防癌》《胆结石的奥秘》《冠心病》，以及带有抢救性地拍摄了国画电影《画苑掇英》等等，所拍的影片在国内国际上屡获殊荣……

当我正在苦苦思索如何向科教片领域再次进发的关键时刻，是影协这个“家”又及时地于 1991 年为我特地举办了“夏振亚科教片艺术创作研讨会”，使我更明确更坚

士。当时父亲作诗悼念他：“同年同学亦同乡，文学诗赋更擅长。不幸中年遭毒手，身亡家破剩文章。”1942 年王映霞在重庆跟实业家钟贤道结婚，在当地引起轰动，因为那时王映霞已经是一个明星一样的人物。钟与王相处近 40 载，伉俪情深，育有一子一女。抗战胜利后他们全家搬来上海，是我家的常客。

1994 年我父亲去世，87 岁高龄的王映霞坐着轮椅由人推着来参加我父亲的追悼会，故人情谊深。后来王干娘活到了 94 岁的高寿。

1982 年 3 月 11 日，香港文汇报发表郁达夫佚诗《1915 年 7 月 25 日寄钱潮》：

海天云树久离居，青鸟西来绝简书。旧雨无踪今雨查，新人如王故人疏。怀旧半为西湖景，惜别非关北里间。何日吴山重立马，荷开并蒂玉渠渠。

作此时诗郁与家父为东京第一高等预备学校同班同学，尚不满 19 岁。能写出如此文采横溢之诗篇，足见其文学天赋。为了此诗，许多报刊来找父亲，询问诗背后的故事，但父亲那时已 87 岁，完全记不起一个甲子前的事了。

金妮与老厨娘（油画） 乔治·斯卡尔科

中我也这么做了。比如，由我编导的《花》和《叶子》两部生物科教片，如果仍然是“循规蹈矩”，用“填鸭式”和“满堂灌”的表现形式来传播知识，肯定“索然寡味”。而我是以抒情的“科学散文”的形式将科学和艺术通过电影手段完美地结合起来。让观众边看边听边想，给人创造一个思索的空间。上

几年寒窗攻读电影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科教电影厂，工作没两年我就被吸收为上海电影家协会的一名会员。顿时，让我有一种又回到自己“家”的感觉。而这个“家”，有很多前辈，大师名流明星云集，恰似几代同堂的“大宅门”。而我从事的是科教片，当时被有些人认为是“小片种”。我的不少亲朋好友为我的未来踌躇与担心，从事“枯燥的小片种”，怎能走出一个“广阔的新天地”？为我叹息：“投错了娘胎走错了门”！然而，结果究竟如何呢？

当时，由于我毕竟有了“家”，科影厂和影协就是我从从事科教电影事业开始起步与腾飞的坚实基础，成为我艺术生命的摇篮。在这个大家族里，我决心以前辈和大师们为师，艺术探索追求不止，传承大师风骨，重任勇于担当。创作上大胆地破除陈规陋习，进行“突围”作破冰之旅，把科学与艺术紧密结合。我曾在电影家协会多次主持的创作座谈会上反复呐喊：“我爱艺术，我爱科学，我坚信：科学和艺术在银幕上不仅可以亲密牵手，而且可以热情拥抱而融为一体。”我的呐喊，立马得到了大家族前辈们的普遍认可和支持！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我不仅这么说了，在创作实践

中我也这么做了。比如，由我编导的《花》和《叶子》两部生物科教片，如果仍然是“循规蹈矩”，用“填鸭式”和“满堂灌”的表现形式来传播知识，肯定“索然寡味”。而我是以抒情的“科学散文”的形式将科学和艺术通过电影手段完美地结合起来。让观众边看边听边想，给人创造一个思索的空间。上

海影协这个大家族的前辈和同行们异口同声的评说：“这是一首首田园交响曲，是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是一篇篇抒情的科学散文诗！”大家族的成员们就这样不断地在为我鼓气，给了我更大的信心与力量。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我相继拍摄了《防疫与防癌》《胆结石的奥秘》《冠心病》，以及带有抢救性地拍摄了国画电影《画苑掇英》等等，所拍的影片在国内国际上屡获殊荣……

当我正在苦苦思索如何向科教片领域再次进发的关键时刻，是影协这个“家”又及时地于 1991 年为我特地举办了“夏振亚科教片艺术创作研讨会”，使我更明确更坚

定地在“科学”与“艺术”之间凿开一条相通的隧道……

早在 1988 年，国家广电部决定由 6 人组成的中国科教电影代表团，我成为其中一员赴欧洲考察，并出席了在捷克举行的国际科教电影节，有机会与国际同行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随后，仍然是上海影协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我被邀请出席了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第二十届世界名人大会，并荣获了一百年只评一次的“20 世纪杰出成就奖”。

时光荏苒，如今，我从创作第一线退居在自己的画室“三栖堂”已有多年了。为了老有所乐，我用心于书画创作。但是，影协仍然没有忘记我，最近还为我主办了《夏振亚艺术展暨大师作品收藏展》。人到晚年了，影协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鼓励着我。

上海影协 60 年的风雨历程，我相伴相随大半个艺术人生。如今再回首，我很荣幸与自豪，因为我有一个温暖的“家”，我爱我的“家”。

电影艺术家张骏祥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影响了学生一辈子。

初冬，步入宁波雪窦山中隐潭峡谷间，寒雀空鸣，山茶冷艳，巉岩峭壁险，潭深烟雨轻，石阶如天梯高悬，藤萝像蜘蛛网低垂，崖石嶙峋，苔痕成冻，耳边，瀑声隆隆，水流飞溅，寒气阵阵，阴冷透骨，此地不宜久留，赶紧折返。登上妙高台眺望雪窦诸峰，脚下红叶残枝在山风中显露出最后一抹秋色，给游客带来几丝暖意。想起宋代楼钥《妙高峰》诗：“一峰高出白云端，俯瞰东南千万山，试向岗头转圆石，不知何日到人间”。妙高台位于飞雪亭西，又名妙高峰。海拔 396 米。顶上有坪如台，三面峭壁，常年云雾四合。寺僧告诉我：“雪窦山，海拔近千米，系四明山支脉，整个山的主峰叫‘乳峰’，下有石洞，喷泉如乳似雪，故称‘雪窦’山之名由此出。”宁波雪窦山山坡上一尊巨型弥勒佛在红叶的映衬下大放光芒，这里是中国佛教五大名山之一的弥勒道场，寺院里梵乐声声，祥和添雅乐。古寺后院，两株千年古银杏树，树高数寻，一阵凉风，黄叶纷飞，嗒嗒声中，母树上有一颗颗白果坠地，我捡起一颗，剥去外皮，里面是白色果核，溪口白果是当地特产，果大壳薄肉糯，奇怪的是这棵千年古树结籽却很小。若将长在古寺里的白果捡起剥仁后煮粥，烧给僧人食用，佛地之味，颇有禅意。奉化全镇现有银杏园面积 3500 亩，霜风一吹，银杏叶全黄，最佳景观是黄叶半挂在枝头，平铺在地上，远望望去，一片金黄色，每年秋冬是上海人到奉化去观叶、赏果、摄影的大好时光。冬天，四明山上迷漫的雾气遇上突然降温，一夜之间变成千树万树银装素裹，晶莹剔透的雾凇之美，宛若童话般的仙境，令人心醉。

冬日阳光下踏访宁波东钱湖也让人感到心旷神怡，西晋著名学者陆云在《答车茂安书》中称，鄞县“西有大湖，北有名山，南有林泽，东临巨海”。说的就是东钱湖。此地宋代水利遗迹颇多，古迹有陶公钓矶、余相书楼、大慈禅寺、霞屿锁岚等数十处。美食家沈嘉禄驾着帆船驶向湖心，清波荡漾中一叶小舟飘过，渔夫把网撒进水里，一会儿，数条闪着银光的小鱼儿充满生机……

东钱湖畔南宋石刻公园，此地以“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的南宋史氏家族的墓道石刻为主要展品，文臣、武将、蹲虎、立马、跪羊等石刻雕刻精细，在这里你可以和千年石人静静地交谈。湖边的韩岭村、陶公村、下水村、殷湾村那些旧时老店铺、黛瓦灰墙老屋的斑斑驳驳的水痕记录着枕水人家的乡愁，时光在这里流逝得缓慢。

入夜，漫步在溪口老街，霜风凝寒，夜色中几家卖千层饼的百年老店铺尚未关门，留有余温的烤饼炉子隐有香味，火光闪烁，一叠叠金黄透绿的堪称“天下第一饼”的千层饼热气腾腾刚刚出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小街深处一幅名气很大的老屋木门锁住了几代人尘封的旧事，此地，百年恩怨随着庭院里那棵古枫上几片红叶飘落，化作来年的春泥……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